

钥匙

附中篇名作
卅



谷崎润一郎

[日]谷崎润一郎 著 竺家荣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钥匙

附中篇名作
正

① 谷崎润一郎 ————— 著 竺家荣 ————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钥匙 / (日) 谷崎润一郎文; 竺家荣译. --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9.2
ISBN 978-7-5596-2814-5

I. ①钥… II. ①谷… ②竺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8246 号

钥匙

作 者: [日] 谷崎润一郎
译 者: 竺家荣
策 划 人: 方雨辰
特约编辑: 陈希颖 成逸洁
责任编辑: 管 文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80千字 910毫米×1260毫米 1/32 9.5印张
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2814-5
定价: 4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

目 录

钥匙 1

卮 121

钥匙

一月一日。从今年开始，我决定把一直犹豫着没敢写进日记里的事写下来了。关于自己的性生活、自己与妻子的关系，我一向是不详细记录的，因为担心妻子偷看这个日记本而生我的气，但是从今年开始我不想顾虑这一点了。妻子肯定知道这本日记放在我书房的哪个抽屉里。她出身于有着京都遗风的名门世家，呼吸着封建的空气长大，至今仍尊崇过时的旧道德，有时候甚至还颇引以为自豪。所以说，她绝不会做偷看丈夫日记的事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，这一点自有我的道理。从今往后，我要是打破惯例，频繁地记录有关夫妻生活的隐秘之说的话，她到底能不能抵御偷窥丈夫隐私的诱惑呢？这么说，是因为她天性内向，对隐秘之事有着强烈的好奇心。知道也故意装不知道，心里想的不轻易说出来，更可恨的是，她还将这标榜为女人的教养。以前，我总是把放日记本的抽屉钥匙藏在

某个地方，而且不时更换藏匿之所，但是好奇心很强的妻子很可能知道我藏钥匙的所有地点。其实，我这么麻烦完全多余，那种钥匙是轻而易举就可以配上一把的。

……我刚才写了“从今年开始我不想顾虑这一点了”，其实，也许我从来就没有担心过，甚至做好了她会偷看的心理准备，而且一直暗暗期待着呢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还要锁上抽屉，并将钥匙东藏西藏呢？也许，我是为了满足她那寻找东西的嗜好。如果我把日记本故意放在她看得到的地方的话，她一定会想“这是为了让我看而写的日记”，因此不相信日记里写的内容，甚至会猜测“一定还有一本真正的日记藏在什么地方”……郁子啊，我亲爱的妻子啊，我不知道你是否一直在偷看我的日记。即使我直截了当地去问你，你也一定会说“我决不偷看别人写的东西”，所以问你也是白搭。不过如果你看了的话，我希望你相信我写的都是真实的，没有一点虚伪。当然，对于疑心重的人，越这么说越会引起怀疑，所以我不会对你说什么的。其实，只要你看了这本日记，究竟是真是假就不言自明了。

我当然不会只写对她有利的内容，肯定要露骨地写一些让她感到不快，或使她不堪入耳的事。我之所以打算把这些事写进日记，就是因为她那极端的秘密主义的缘故——在夫妻之间，她也耻于谈论闺房之事，我偶尔说两句下流话，她便马上捂起耳朵，这就是她所谓的“教养”，伪善的“女性的温柔”，矫

揉造作的高雅品位。我们结婚已有二十多年，女儿都快出嫁了，可上了床仍然是默默行事，从来没有一句亲昵的话，这哪像是夫妻呀？她不给我与她直接谈论闺房之事的会，对此我感到不满至极，这才决定写进日记里的。今后，不管她是不是真的偷看了，我都当作她在偷看，并以间接地和她谈论这些事的心情来写日记。

我是真心地爱她的——以前，我也常常这样写，绝无虚饰，我想她也很明白这一点。只是，在生理上我的欲望没有她那么强烈，在这一点上和她不太匹配。我今年五十六岁（她应该是四十五岁了），应该说并不算太老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干那事时总觉得力不从心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大约每周一次——也许十天一次更合适。可是，她尽管是腺病体质¹，心脏也不太好，那方面却出奇的强。（这么露骨地谈论这种事是她最忌讳的了。）这是现在我唯一感到困惑、苦恼的事。虽说我为作为丈夫却不能完全尽到对妻子的义务而深感内疚，可是，假设她为弥补这一缺憾——这么说，她一定会生气，怪我把她看作淫荡的女人，这不过是个“假设”——而找了个情人的话，我也会受不了的。我仅仅这样设想一下都嫉妒万分。再说，考虑到她自身的健康，是否也应该多少抑制一下她那病态的欲望呢？

……更让我头痛的是，我的体力逐年下降。近来，我在房

1 腺病体质：幼儿期的一种虚弱、神经质的体质。

事之后总感到十分疲劳，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的，几乎连思考的力气都没有了……那么，这是不是意味着我讨厌和她做这事呢？事实正相反。我绝不是出于义务，才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应付她的要求的。我很爱她，不知这是我的幸福还是不幸。在此，我要揭露她的一个隐秘，她有着一个她自己全然没有意识到的、独特的长处。我如果没有年轻时和各式各样的女性交往的经验的话，就不会了解她所具有的这一稀有的长处。根据我年轻时冶游的经验，才知道她是百里挑一的、极其罕见的器官的拥有者。她如果被卖到从前岛原¹一带的妓院去的话，肯定会大受欢迎，无数嫖客会竞相聚集到她的身边，天下的男子无不为她夜不能寐。（我想，这件事还是不要告诉她为好。如果让她意识到了这一点，至少对我自己是不利的。不过，她若是知道了的话，究竟会暗自高兴，还是会感到羞耻或侮辱呢？大概会表面上装作生气，而内心不禁得意万分吧。）

只要想到她的那个长处，我就感到嫉妒。如果其他男人知道了她的这个长处，而且知道我并没有能够完全报偿这一天赐的幸运的话，将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一想到这些就心里不安，感到自己对她做了罪孽深重的事，而且充满了自责，于是我用各种办法来刺激自己。例如，我让她刺激我的兴奋点——我闭上眼睛，让她吻我的眼皮时能感到快感。或者，我通过刺激她

1 岛原：京都的妓院聚集地。

的兴奋点——她喜欢让我吻她的腋下——来刺激自己。然而，就连这点要求她也不痛快地回应。她不喜欢沉溺于此类“不自然的戏”之中，总是要求正统的对向式。即便我向她解释说，这些前戏是使对向式成功的手段，她仍旧固执于所谓“女人的教养”，不越雷池一步。而且，她明知我是脚的 fetishist¹，也知道她自己的脚长得特别美（完全不像四十五岁女人的脚），不，应该说她是正因为知道，才故意不让我看她的脚的。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她也一般穿着袜子。我求她至少让我吻一下她的脚背，可她总是借口什么“太脏了”，或者“脚是不该吻的”，等等，怎么也不让碰。她这样推三阻四的，让我无计可施。

……其结果，搞得我刚刚进入正月就发了这么多牢骚，真难为情。不过，还是觉得把这些写下来的好。明天晚上是“姬始”²，妻子一定会遵循惯例，以对向式古板地行事的……

一月四日……今天，我遇见了一件稀罕事。书房有三天没打扫了，下午趁丈夫出去散步，我进去打扫时，看见摆放着插有一枝水仙的小花瓶的书架前掉了一把钥匙。这倒也没什么可稀奇的。但是，丈夫是不会毫无理由地不小心将钥匙掉在地上的，因为丈夫是个很谨慎的人。再说，多年来他每天写日记，也从来没有丢掉过一次钥匙……我当然早就知道丈夫在写日

1 fetishist: 英文，恋物癖者。

2 姬始：新年夫妇初次交合之日。

记，也知道他把日记本锁在那个桌子的抽屉里，还知道他把钥匙有时放在书中间，有时藏在地毯下面。但是，我分得清什么是我该知道的，什么是不该知道的。我知道的仅仅是日记本的所在和钥匙的藏匿之所。我从不曾偷看过日记里写了什么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，生性多疑的丈夫却总是把日记本锁起来，把钥匙藏起来，否则心里就会不安似的……而这么小心的丈夫今天把钥匙掉在地上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他改变了想法，觉得有必要让我看日记了吗？也许，他知道直接对我说你可以看日记，我反而不会看，所以才用这种方式表示“想看的话就偷偷看，这是钥匙”的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是否表明丈夫一直不知道我知道钥匙的所在呢？不，不是这样，他大概是要表明“我从今天开始默认你偷看我的日记，只是假装不知道你在偷看”的吧？……

反正他怎么想都无所谓，即便他是这么想的，我也决不会看的。我不想越过迄今为止自己划定的界线，进入丈夫的内心。正如我不愿意别人了解我的心事一样，我也不喜欢对别人的秘密刨根究底。况且，既然是想让我看的日记，就一定会有虚假的成分，不会都是让我愉快的事了。丈夫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，反正我有一定之规。其实，我从今年也开始写日记了。像我这样不愿意对人敞开心扉的人，至少可以说给自己听。当然，我是不会粗心大意到让丈夫发觉我在写日记的。我总是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写，还把它藏在一个丈夫绝对想不到的地方。我想

要写日记的第一个理由就是，我知道丈夫的日记本的所在，而丈夫连我写日记都不知道，这种优越感使我兴奋无比……

前天夜里行了一年之始的房事……啊，把这事写下来真难为情。去世的父亲过去经常教导我要“慎独”，他要是知道我写这样的日记，不知会怎样叹息我的堕落呢……照例，丈夫达到了欢喜的顶峰，而我依旧没有得到满足，而且事后感觉非常不愉快。丈夫为自己的体力不支而惭愧，每次都要说一通抱歉的话，同时还攻击我对他过于冷静。所谓冷静的意思，用他的话说就是，我虽然“精力绝伦”，那方面病态的旺盛，但我的方式却过于“事务性”“一般化”“公式化”，过于一成不变了。尽管我平素遇事消极保守，但唯独在那件事上是积极的。可是，二十年来我总是用同一种方式和同一种姿势来跟他做爱——尽管如此，丈夫并没有忽略我无言的挑逗，对我极其细微的表示都十分敏感，立刻就能觉察到。也许是因为经常要战战兢兢地应对我过于频繁的要求，他才变成了这样——在他眼里，我是个只求实利、不讲情调的女人。丈夫说：“你爱我还不及我爱你的一半。你只把我当作必需品——而且是很不完整的必需品。你如果真爱我的话，会更热情一些，会答应我所有的要求的。我不能使你充分满足的责任一半在你，如果你能多少挑起我的热情的话，我也不至于如此无力。你一向不做任何努力，在这件事上从不主动协助我。你虽然很贪吃，却只是揣着手等现成的。”他甚至还说我“是个冷血动物，是个心地很坏的女人”。

丈夫这么看我也不能怪他。可是，我从小就受到古板的双亲的训诫，说什么对于男人，女人无论什么场合都必须是被动的，不可主动。我绝不缺乏热情，我的热情潜藏在内心深处，只是没有发散出来而已。如果硬要让它发散出来，就会在瞬间消失的。我的热情是苍白的，不是火热的，这一点丈夫并不理解。

……近来，我常常感到，我和他是不是阴差阳错地才当了夫妻呢？也许还有更适合我的男人。对他而言也是如此吧。我和他在性嗜好方面的不合之处太多了。我遵照父母之命糊里糊涂嫁到这个家里，一直以为夫妻生活不过如此，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似乎选择了最不适合我的人。虽然我只当这是命里注定，无可奈何地压抑自己，可是当我和他面对面时，常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不舒服。这种恶心的感觉并不是最近才有的，从结婚的头一夜，和他同床共枕的那天晚上就开始了。

至今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新婚旅行的那天晚上，当我上床后，看见他摘下近视眼镜时，竟吓得浑身哆嗦。经常戴眼镜的人一摘下眼镜，都会给人异样的感觉，丈夫的脸突然间变得像一张惨白的、死人般的脸。丈夫凑近我的脸，死盯着我看，我也自然而然地盯着他的脸看。当我看到他那细腻得像铝制品般光滑的皮肤时，又哆嗦了一下。白天没有看清楚，原来他的鼻子下边和嘴唇周围长着浅浅的胡须（他其实体毛很重的），这也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有生以来我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男人的脸。也许是这个缘故，从那以后，只要在明亮的地方长

时间注视丈夫的脸，我就会心里发毛。所以，为了尽量不看他的脸，我总是把灯关掉。丈夫却相反，那个时候总要把屋里的灯开得亮亮的，然后从头到脚把我的身体看一个遍。（我很少同意他这么做，只是在他的强烈要求下，不情愿地让他看看脚。）我不了解其他男人，不知男人是否都这么固执？那种死缠烂磨、黏黏糊糊地要求必要行为以外的游戏的习性，难道是所有男人共同的吗？……

一月七日。今天，木村来拜年。我正在看福克纳的小说《圣殿》，所以只跟他打了个招呼就上二楼的书房去了。木村在客厅里和妻子、敏子闲聊。三点多，他们三人一起去看了《龙凤配》¹。六点时，木村又和她们一起回来，和我家人一起吃了晚饭，一直待到九点多才走。吃饭时，除敏子外，我们三人都喝了一点儿白兰地。我觉得郁子近来酒量见长，虽说最开始教她喝酒的是我，但她其实本来就是能喝酒的体质，只要给她酒，她一声不吭地能喝好多。虽然她也会喝醉，却是阴性的醉法，内攻而不外发，所以一般人不易察觉。今晚，木村给妻子斟了两杯白兰地，妻子的脸色有些发白，却看不出喝醉的样子，倒是我和木村的脸红彤彤的。木村不太能喝，似乎还不如妻子能喝。妻子喝别的男人给斟的白兰地，今天晚上好像还是头一次。

1 《龙凤配》：Sabrina，美国电影。

木村开始是给敏子斟酒的，敏子说：“我不喝酒，给妈妈斟吧。”我早就感觉敏子在回避木村，大概她感觉到木村对母亲比对她更显得亲热吧。我原以为是自己的嫉妒心作怪，想要努力打消这个念头，现在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。妻子对来客一向冷淡，尤其不愿意会见男客，唯独对木村很热情。无论是敏子，还是我和妻子，虽然嘴上没说出来，可都觉得木村长得像詹姆斯·斯图尔特¹，而且我知道妻子很喜欢詹姆斯·斯图尔特（虽然妻子没说过，但只要有詹姆斯演的电影，她必定去看）。当然，妻子接近木村是由于我有意把敏子嫁给木村，所以常常让他到家里来，并让妻子留意他们两人的情况的缘故。可是，敏子对这事似乎不大上心。她总是回避和木村单独在一起，经常和郁子三人一起在客厅聊天，去看电影也必定叫母亲一起去。我对妻子说：“你老跟着去，他们怎么好得起来呀？让他们两个人单独去。”妻子反驳说，作为母亲她有监督的责任。我说：“你的脑筋太旧了，应该信任他们。”她说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敏子叫我陪她去。”如果敏子真是这么说的话，很可能是敏子看出来母亲喜欢木村，反过来为他们搭桥呢。我总觉得妻子和敏子之间有种默契。不过，妻子也许还未意识到，她以为自己是在监督两个年轻人，其实让人感觉她已经爱上了木村……

1 詹姆斯·斯图尔特（1908—1997）：美国电影演员。